

嘉峪关民间文化的瑰宝

● 胡杨

明洪武五年以来的大规模夯筑,使这块土地呈现了多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。长城逶迤之下,在那无尽的黑夜,一盏盏油灯却点亮了人们内心的希望:狭窄的农家小院,或者麦收后的打麦场,或者有模有样的戏台,一种说唱艺术悄然流传……喝彩声此起彼伏,欢声笑语冲淡了无尽的寂寞。

这可能就是嘉峪关卷的传播现场,如今,再次走进宝卷的世界,恍如隔世又新鲜如昨。

嘉峪关宝卷,是嘉峪关民间文化的瑰宝。嘉峪关宝卷在长期的传承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适合当地自然、人文背景的“宝卷文化生态”。这种“宝卷文化生态”与当地群众的文化信仰、价值观、传播方式及其具体的念唱方式互为一体,相互促进、互相护佑,构筑起一道宝卷文化绵延不绝的“无形长城”,使其历经种种磨难流传至今。作为嘉峪关宝卷整理挖掘的实施者和见证人,看到今天《嘉峪关宝卷》出版,内心十分欣慰。

《嘉峪关宝卷》是《河西宝卷》的重要组成部分,其独特的风格,对研究嘉峪关风土人情、历史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。《嘉峪关宝卷》像一卷古老的史册,书写了河西走廊的文明和发展。

从艺术特色上来看,嘉峪关宝卷是一种讲、唱结合的民间文学形式,是在唐代敦煌变文、俗讲以及宋代说经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民间吟唱俗文学。因古代农民群众文化活动单调、交通信息不便,在农闲、节日期间,农民群众会聚集在一起念唱宝卷,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和文化娱乐。因其通俗易懂、寓教于乐,深深地植根于群众之中,世代相传,经久不衰。它流行于宋代,明清时期较为盛行,民国时期成为嘉峪关地区农村较为流行的文化现象。

从内容上来看,嘉峪关宝卷多为抑恶扬善,既能兴教化、劝操守,又能营造热闹气氛,给人以情感愉悦或心灵感悟。农村群众普遍把它当成立言、立德、立品的标准,视为“家藏一宝卷,百事无禁忌”。有的家庭儿女不孝、媳妇不贤、家事不顺、人丁不和,用“念宝卷”的方式使家人受到教育,幡然悔悟。

嘉峪关市文化馆坚持不懈开展乡村文化田野调查,尤其对嘉峪关宝卷的传承发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索,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《嘉峪关宝卷》是在20世纪80年代编印的《中国民间曲艺音乐集成——甘肃卷》嘉峪关资料本基础上精选而来。嘉峪关市文化馆的专业人员在继承、借鉴、研究、学习的过程中,尽力保留了嘉峪关宝卷的原汁原味,为当地传统曲艺音乐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。

记得当年,我们寻访到嘉峪关市新城镇中沟村六组70多岁的李玉智老人时,内心的激动不言而喻。1960年开始学唱宝卷,当时他刚年满20岁。老人手里珍藏的仅有一本手抄本《黄氏女宝卷》,这份宝卷易学易会,只要能认识字,就会一直顺利地唱下去。老人说起他曾唱过的宝卷有《康熙宝卷》《乾隆宝卷》《黄氏女宝卷》《白马宝卷》《江流生宝卷》《方氏宝卷》《鹦哥宝卷》等,但遗憾的是由于老人年事已高,记忆力下降,好些宝卷的唱法及唱词都忘记了。可是提到宝卷里的“烽烟烽火”“母慈子孝”“妻贤夫贵”“感恩回报”“善待生命”“痴情的姑娘”“勇猛的汉子”等故事,老人还是如数家珍……

文化的传承,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。如今,嘉峪关宝卷被列入第四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,传承人也是辈辈接续,无疑是一件喜事。

在调查中,我们也注意到,许多现有的宝卷中,渗透着儒、释、道等思想,包含有大量的历史人物故事、神话传说、民间传说和戏曲故事,其结构特点为散韵相间。散说部分一般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经历、结果等,韵文部分主要重复散说部分的故事,句式以十字句最多,七言句次之,还有五言句、四言句,句子有一定的平仄韵律。就散说与韵文部分的比重而言,韵文多于散说。宝卷的韵文有十字句、七字句、五字句,韵文配以曲调,其曲调有莲花落、打宫调、浪淘沙、哭五更等,可根据不同内容灵活转化。念卷时有唱、有说、有诵,地点从庙会、广场、田间地头直到家庭院落。它寓教于乐,旨在劝人行善尽孝、尊老爱幼、勤俭节约、和睦共处等,是民间教化育人极为有效的方式之一。虽然没有乐器的伴奏,但宝卷自身具有抑扬顿挫的唱词和曲折的故事情节,经唱卷人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即兴发挥,又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,深受老百姓喜爱。

应该说,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一面镜子,对其挖掘、保护和传承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。嘉峪关宝卷是历史发展的珍贵记录,为嘉峪关地方史、民间文学、民俗学、民族学、方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;宝卷中所展示的爱国、劝善、助人、勤劳、节俭等品质,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需要说明的是,宝卷中的很多方言词汇,晦涩难懂;也有不少文字是属于在传抄中出现的差错或者残缺,从保留嘉峪关宝卷历史发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角度,我们将这些缺漏、差错以原貌呈现,以便体现嘉峪关宝卷的文化样式和文物价值。更值得一提的是,嘉峪关市文化馆、非遗保护中心,以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,走乡串户,搜集嘉峪关市的宝卷遗存,认真梳理研究,并到周边地区学习取经,终于使这部嘉峪关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瑰宝得以出版发行,广泛弘扬,应该为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点赞!

(《嘉峪关宝卷》,嘉峪关市文化馆编,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)
(原载4月8日《甘肃日报》)

文化时讯



非遗加持,国潮消费信心拉满

4月14日,厨师在消博会天津馆制作桂发祥十八街麻花。在第五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,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产品齐聚一堂,成为展会的一大亮点。

新华社发



斐济学生庆祝“国际中文日”

4月15日,在斐济首都苏瓦,当地学生在“国际中文日”庆祝活动上体验书法。

新华社发



2025哈尔滨开江民俗文化周启动

4月16日,演职人员在2025哈尔滨市开江民俗文化周启动仪式现场表演。

新华社发



北大河岸上,远处祁连雪山映衬着成群结队的美丽的遗鸥 高深 摄

文化感悟

生态宜居 鸥遇雄关

——嘉峪关的绿色诗篇

● 贺建琨

清晨的北大河,水面如镜。一缕阳光刺破祁连山的轮廓,为河岸镀上金边。忽然,一群遗鸥掠过天际,雪白的羽翼在风中舒展,如散落的音符,在嘉峪关的苍穹下谱写着生命的乐章。这是它们第二年选择在此驻足,而这座六百余年的雄关,正以愈发温厚的怀抱,回应着自然的馈赠。

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,遗鸥的迁徙路线堪称一部生态“晴雨表”。它们对栖息地的选择近乎苛刻——水质需清澈,食物链需完整,人类活动需克制。曾几何时,遗鸥只是西北戈壁的匆匆过客,而如今,北大河畔的浅滩成了它们长途跋涉的“服务区”。

镜头下的画面诉说着改变:成群遗鸥时而俯冲觅食,激起晶莹水花;时而单脚立于礁石,与远处烽燧构成古今对话;更有幼鸟在芦苇丛中蹒跚学飞,将生命延续的希望植入这片土地。生态学家指出,遗鸥连续两年选择嘉峪关,意味着这里形成了稳定的湿地生态系统,而北大河综合治理工

程成果化作遗鸥翅膀下的风,托举起一座城市的生态觉醒。

嘉峪关的转变,是一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交融的启示录。这座因“酒钢”而兴的城市,曾面临所有重工业基地的生态难题。但近年来的“生态突围”令人惊叹:戈壁造林工程让30万亩荒漠披绿,城市绿地率达39.2%;北大河从季节性断流的“伤痕”变为贯穿城区的生态廊道,与关城、悬壁长城共绘山水画卷。

在摄影师的镜头语言里,钢铁厂冷却塔的黑雾与遗鸥群飞的轨迹同框,远处祁连雪山映衬着美丽的遗鸥。这种视觉张力,恰是嘉峪关转型的隐喻——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与新兴生态经济并行,让“戈壁明珠”焕发新辉。正如市民王女士所言:“以前总觉得生态是江南的事,现在遗鸥来家门口做客,才懂得大西北的苍茫里也能长出春天。”

北大河岸上,志愿者正在引导游客文明观鸥。这些人鸟和谐的场景,折射出城

市治理的智慧——生态保护不是冰冷的隔离,而是建立充满尊重的相处之道。

照片中那些动人的细节:孩童举起望远镜时屏住的呼吸,老者记录鸟种时颤抖的笔尖,摄影师为等待最佳光影在寒风中伫立的身影……都在诉说同一个真理:当人类学会放轻脚步、压低声音,自然便会报以最慷慨的馈赠。

暮色中的嘉峪关城楼,砖墙依旧镌刻着六百年的风霜,但城下的风景已换了新篇。遗鸥的剪影与长城垛口重叠,仿佛古老文明与现代生态观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这座曾以“天下第一雄关”闻名的城市,正在书写新的传奇——在这里,钢水与清流共鸣,黄沙与绿洲共生,而遗鸥的翅膀划过天空,为嘉峪关盖下一枚鲜活生态印章。

当生态宜居不再只是愿景,当“鸥遇雄关”成为年年践约的相逢,嘉峪关证明:最好的发展,从不是征服自然,而是让文明成为自然的和声。

影视沙龙

异乡人的都市漂流与身份焦虑

——观热播剧《北上》有感

● 徐兆宝

在《北上》的开篇,一个长达三分钟的长镜头缓缓掠过熙熙攘攘的北京西站,镜头里是无数张疲惫而期待的面孔,他们拖着行李箱,背着编织袋,怀揣着各自的梦想与焦虑,涌入这座承载着太多人命运的城市。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开场,不仅拉开了剧集的序幕,更撕开了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深层的文化伤口。作为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同名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,《北上》延续了原著对现代性困境的深刻思考,并以更具冲击力的视觉语言,将这种思考推向新的高度。

徐则臣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跨越百年的叙事时空,而剧集则巧妙地将这种时空交错转化为更具当代性的表达。剧中人物的命运轨迹,恰如大运河的水流,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激荡出令人深思的浪花。这种改编不仅忠实于原著精神,更赋予了故事新的时代内涵。

在《北上》中,我们看到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:这些“北上者”越是努力融入城市,越是暴露出他们的“他者性”。他们学习普通话,模仿都市人的生活方式,试图抹去身上的一切乡土痕迹,但这种刻意的模仿反而使他们显得更加突兀。就像剧中人物李大力,他穿着笔挺的西装,说着刻意矫正过的普通话,却在一次商务谈判中因为一个下意识的方言词汇而暴露了出身。这个细节暴露出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:我们越是想要摆脱过去,过去就越是如影随形。

都市空间在剧中成为一个巨大的隐喻。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映照着外来者的身影,却始终无法让他们真正进入;地

铁里拥挤的人群保持着令人窒息的距离感;合租屋的隔断间将人切割成孤立的个体。这些空间不仅是物理存在,更是心理隔阂的具象化表达。剧中人物在这些空间中的每一次位移,都是一次身份认同的挣扎。徐则臣在小说中通过大运河串联起的历史空间,在剧集中被转化为更具当代性的都市空间叙事,这种改编既保留了原著的精神内核,又赋予了故事新的解读维度。

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,“北上者”们陷入了一种双重异化。他们既是消费的主体,又是被消费的客体。他们用名牌包装自己,用网红店打卡证明自己的都市身份,却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。剧中王芳芳这个角色极具代表性,她沉迷于奢侈品消费,用信用卡堆砌出一个虚假的都市丽人形象,最终在债务危机中崩溃。这种异化不仅发生在经济层面,更深刻地体现在文化认同上。徐则臣通过这个角色,展现了现代人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撕裂状态。

《北上》最令人震撼的地方在于,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:在这个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,不仅是外来者在经历异化,本地人同样在经历着身份认同的危机。都市的快速变迁使得所有人都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“异乡人”。这种普遍性的异化状态,构成了当代都市人的精神困境。剧中本地人张大爷的形象就极具代表性,他看着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胡同被拆迁,熟悉的邻里关系被打破,同样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危机。

在剧集的结尾,导演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,而是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

局。这种处理方式恰恰印证了现实:在城市化进程中,我们都在寻找归属,却又不可避免地成为异乡人。这种身份的流动性,或许正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。徐则臣通过这种开放式的结局,暗示了解决身份认同困境的可能路径:不是追求绝对的归属,而是在流动中寻找平衡。

《北上》不仅仅是一部关于“北漂”的电视剧,它是一面镜子,照见了当代社会中每个人的生存状态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都是“北上者”,都在经历着文化身份的撕裂与重构。这部剧的价值在于,它没有简单地批判或歌颂,而是以深刻的洞察力展现了现代性困境中的人性图景,引发我们对自身处境的深刻思考。

在这个流动的时代,或许我们需要学会与异化共存,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找新的身份认同。这不仅“北上者”的课题,更是每个现代人都必须面对的生存命题。《北上》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犀利的观察,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当代社会的窗口,透过这扇窗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别人的故事,更是自己的倒影。

徐则臣通过《北上》告诉我们,在这个充满流动性的时代,身份认同不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,而是一个不断协商、不断重构的过程。我们既要保持对自身文化根源的尊重,又要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变化。这种在差异中寻求共识,在流动中寻找定位的态度,或许正是应对现代性困境的最佳方式。剧集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和深刻的社会观察,将这一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,不仅打动了观众,更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。